

◎ 雜著

卜者某，善測字，名滿武林。某甲，欲試之，趨赴攤側，就攤上之紙筆，拾字便測之，展視乃扇字也。

吾手中持何物，卜者曰：『君所照例詢某甲問何事，某甲曰：』

問何以知之，曰：『扇字從戶從羽，羽爲生，曰下之禽，非燕乎而可，又爲閒生，死耶，曰，生死無常，則爲生間，吾不能斷也，某甲無以應，掉頭而去。』

情之果

(一)

星光燦燦，月色雪白，斯時也。

色，而曰不見子，遂以月影射機，爲余代步，更親執玉鞭迫隨於棧，余心不自安，屢欲下騎，覺馬馳絕迅，惟聞耳際颼颼風聲而已，須臾，已抵其施，余含轉，隨見入處紙窗竹屋，而清涼有若，其廳先事略有數客在焉，余入，皆卜堂相視，略與寒暄，俱覺字量弘厚，陶然有端士之風，有粉面朱顏者，有五色相雜者，一客黃姓，華其幽靜之園中，有一對少年男女，相倚

(忠)世

俄傾、女郎仰首欲
言、聞古人說

碍，若能矢志如初，何患不遇的，願哥三思之。
少年胎語，呻吟良久，一語不發。
家珍妹，言雖如此，奈妹之父母，
容求過度，而我之雙親，亦不願我自主，況成婚有
奈何。語至此，已咽嚥不能成。
女郎略聞言，嘆然色變，聲震雲去，少年急扶之，頻頻而呼曰：家珍
妹，家珍妹，倘汝有不測，則余亦將步汝後程，願妹少待。

十七字詩

名、面目嚴冷、而與人無忤、談論如春、能麗藻、繁於齒牙之下、余曰爲古律第二、其一曰金精、高情逸落、善於消言、餘子差遜其名、

曰、前有一東坡、後

凌波舞，俱供九案，相對忘言。柳拭竹竿，旋張几筵，饌具淨美。余未嘗不以知己第一日目之，於焉與客荷瓶接席，醺酣盡歡。顧飲既久，客有醉醉者，顧無使酒仗氣之流，以販歌載舞，而徒亂人意者。余深於服二三子平居頽廢之德，益可

花霜
(各洋店均有)

百 花 霜
上海 香 氣 露
司 公 品 香

中西
海濱 殖器 男女
醫育 不隱 女
法 專 最新 科 生
前 在 總 院 各
汪 全 生
新
周 豐 大
十月 本
故 上 香 冬

大
帝之希望各界仕
帝興乎來

口無論做一樁什麼事，終不負實事
 雲花營久經製百飲酒有供
 之勢今又精製百花酒一種
 酒裝於玻璃樽然市上
 之作品也
 海四川路A一一九號廣寶
 品公司總發行所啓
 院
 意費廉惠者名幸各注
 病新華血虛癆瘵
 嗣中並設病房收
 院西門方橋橋里
 院大馬路大慶里
 局
 起
 日

來役情商、願以倍償

試看一般衣冠楚楚的，身上穿得，
光鮮錦簇，嘴裡說得天花亂墜，
不知內容的，一定當他們周圍圍
的富翁，一天把他們的西洋鐵釘
穿，原來都是一些拆白式的市儈。
最可笑的一班身無半文的窮措

帆幼時之同學金嶺和也。

出常談客觀
這到是狠不容易的。

命的好處。面上，搭空架子，我到
狠佩服他們手法活潑，槍花會掉
，能夠把這虛妄心，維持到底。
度、伊穿一件白色草絲鑲皮袍
越發顯出美麗和英俊了，故我稱
曰白蠟皇后，纔當之無愧哩。

誤入是室者、余乃問壁
子何遽闖入別人房間、

第十八回

養生福水二人本是有事在心，祇吃了半杯白蘭地，雖略有醉意，但是較他們二人當然要好得多；時見了樂第幾人，又是樂第一杯喝完，喝了下去，果然已紅其計，心裏快活得非常。後來只見樂第一杯喝完，粉顏上面早已漲得紅潤的，再看愛玉亦是面紅耳赤，嘴裏還不住的「呸」，不知道也說上去了，過了不久，忽然大吐大瀉起來，把一間

界名花會唱以來，聲

人走進來，把方丈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不覺哈哈大笑，福永連忙問他：「什麼，方丈才吃的東西，卻吐了出來？」

「什麼，方丈成功了，什麼我不要哈哈大笑，福永道：『你這個大和尚，人家用得這個模樣，你不過去扶扶他，還要說什麼好笑不笑？』」

「奇妙了，人家吐得這個模樣，你不過去扶扶他，還要說什麼好笑不笑？」

「春生道：『你真真是個呆子，我們今天是爲了什麼目的，現在到了這裏，春生道：『你真真是個呆子，我們今天是爲了什麼目的，現在到了這裏，』」

地，真是千載一時難得之機會，此刻我看還是叫西惠去開南個房間

五、和州刺史

[illegible][illegible]

※ 開 ※ 新 ※
大豐綢緞局
起日五十月本
日一初故七季冬

房產連自各埠所
承辦各界以
來承辦各埠
開名媛聯袂
精工失格賈
早各賢達所
答顧客行冬
價一月起至
十五日內
探辦完備新
惠顧無任歡迎
上海三馬路中

固精安神藥水

陰虛火旺及夜不安眠者少
色流精白濁經期不準老幼
頭暈目眩精神不安等症服一
能斷根神效如服仙仙一
能斷根神效如服仙仙一
馬路永年街二宜堂藥房
第一台開張在望里河南
路金隆口對面在新張城隍
廟東邊一記號下源記號東
每打拾元批發面議如惠
函詢 海軍路百樂無有底
百有九十八號 張志強醫生
富有妙法號
化學製藥公司啓
中國水年

月半價減大節冬

洋路美勝 號美上 元荷售每 格顯市 酒各
行六 販百挑大 今酒壹大 蘭諸天 界一
三總更老 盤馬路 售勸會 派子君 和性
二經如旺 街路 一會半 二零勿 貨試
號號 廣路 成茂 元地 實失 可醇
德江 聚源 昌茂 請批 陀牛 前機 決上
大西物 派同 北向 二 節會 售會 美

面長鬚，威風凜凜，搖搖出路。兒大，齊伏戰戰，帝笑曰：「賊安在，速還原處，俺寬益糧，即不已。」且哀告曰：「小人心甘亡命，以家有七旬老母，及弱妻幼子，皆賴小人奉養，小人本件小本經營，以博糴利，聊以度日，奈邇來物昂貴，賦稅日增，致招失敗，下家中數口，嗷嗷待哺，不得已，據聞所長，情有可原，但主乃忠厚長者，爾不應出此無理。」已而隱，儉兒欲還，而手足如重，不能動彈，時家人聞聲畢集，

貧士某。喜吟詠。善咏十七字詩。一日。步行曠野。遇一村女。貧士口占一首云。路過一嬌娘。金蓮三寸長。問足何其小。橫量。貧女乃笑。天足也。女聞之。知爲謔已。對面訴之於父。女父大怒。遂送於官。上官蘇某。別署西坡。貧士即於堂上吟曰。前有一東坡。後有一西坡。西坡較東坡。差多。官怒。責以百板。貧士又吟曰。喜吟十七字。屁股打不知何事。充軍至南洋。遇某弱於該處。又吟曰。充軍到南洋。見舅如見娘。相見淚紛紛。三行。

蕉牕疏簾室雜綴

夢菊

一月雨晴開菊花一本，綠葉華顯，淡藍無匹，供諸几案，相對忘言。余未嘗不以知己第一人之目之，於想見義熙當日之風味矣。一夜，雨既降，忽有黃帽見者，招余赴市觀競，忽有黃帽見者，招余赴市觀競，忽有黃帽見者，招余赴市觀競。

余諱辭曰，雅未謀面，何勞相

名、面目嚴冷、而與人無往、談論如春葩麗藻、榮於齒牙之下、余曰爲書第二、其一曰金精、高僧雖落、善於清言、餘子差遜其名、是時亂不相似、然皆良匠、閑選其名也、惟更賢客入、有白衣人執敝帚、拂拭竹竿、旋張几筵、饌具淨美余與客躬鉅席、醺醺盡歡、顧飲既久、客有善舞者、願無使酒狂氣之流、以敗歌載舞、而徒亂人意者可余深厭服二三子平居醇養之德蓋可

十等行甫數里，忽遇恐雨帥臨矣，言至，子等乃狂奔至殊炭炭可危，幸爲截道，舉步維艱，行未及里，諸者已視天色漸昏，旋又不可再步，顧天將力振神，冒雨前進，千軍滾燈火萬家矣。

險記 (六) 虹

附近之茅舍避焉。舍小而頹敗。略不
可居。狂風陡起。雷電交加。繼之
大雨如絲綿下落。時予足掌已爲碎
黃瓦。四無村舍。而屈指離南堤僅
未幾達大道。沿堤又行半里。乃再

[illegible]

人心不同，好惡亦異，故同一事物，遊戲亦異。是也。年來報章雜誌，小可，可見犄角之風盛矣。或曰：犄角者乎？曰：此乃一節之見，安得謂者乎？曰：不平，枉戾之理，乃托美人之太路，苦海之生涯也。況人情所不能，憐才實國士之豪情，苟能發乎清平，調和可取，而富室之淫奢，離經叛道，色香可掬，而富室之淫奢，結締不屬，風名徒，回索世風淪淪，良芳不獲雅致，累受不潔之染，豈不冤哉！礙安得齊飛，見仁見智，在讀者概論之者，未免如隔中窺豹，祇

閨仙齋隨筆 (小佛堂啓)

像異

我邑潘王某者，家頗小康，處前供

有自題詩，朝夕禮拜，奉之甚虔，

無不稱心，語人內室，期箱

甲以爲善，乙以爲非。拾句雖屬
閒評，莫不有捧角之文、談俗之
語。本屬無聊可爲，而添加角則更別具
一書。公言說：若夫才子遇過，志士豪
傑，香草之詞，櫻秋月春之句，亦文豪
能正者，聖人弗禁，好色乃人之常
情，止乎禮，是亦足矣，又復何苦
於美人芳淫，樊如足神，何妨舉諸口
遂使是非難分，雌黃莫辨，以清高
能無憾乎？雖然，素猶豈能同器，耶
能定之，彼洩一己之私見，而可以一
提耳。

偷兒跪門前，竊物俱在，口中倒發
歷百陳，推之始醒，王某素性仁恭
，亦不深究，釋之使去，小佛徒曰：
余既盜圖像之輩，汝何憐兒之甚？
爰濡筆記此，未知讀者作何感想也。

秋心隨筆

秋心

下者某，善測字，名滿武林。某與
試之，越赴捷例，就攤上之紙卷，
拾一，字便測之，展視乃扇字也。
者照例詢某甲問何事，某甲曰：
吾手中持何物，卜者曰：
爲何，以知之，卜者曰：扇字從戶從羽，
問生耶，死耶，曰：生死權操
手中，吾不能斷也，某甲無以
掉頭而去。

情之果 (一)

星光燦爛，月色雪白，斯時也
而坐，各自垂頭不語，若有無限
我恨，女郎仰首欲語，而復止。
訝乎，嘗聞古人說，若是功
碍，若各能守守如初，何思不
少年脂粉，呻吟良久，
答求過度，而此之雙親，
奈何，語至此，已咽聲不能成
女郎略憐問言，驟然色變，聲

已。而曰不謬乎。遂以所防欺段、爲余代步、翌則親執玉轡、迫隨於棧、余心不自安、屢欲下騎、覺馬馳絕迅、惟聞其聲、陰飈颯颯而已、須臾、已抵其處、除餘無、隨而已、懸紙窗竹、而清淚有效、其廳外事先有數客在焉、余入、皆下堂相筵、略與寒暄、俱覺字景弘厚、陶然有臨土之風、有粉面朱顏者、有九色相雜者、一客黃姓、華其

(世忠)

幽靜之園中、有一對少年男女、相倚

和、充滿於腦海之言曰、我親愛之和

再終則舍余而言曰、我親愛之和

盡尺靡成針、你我終身之事、雖有阻

的、願再三思之、

家姊妹、言雖如此、余妹之父母、

我自主、況成婚有

矣、少年急扶之、頻頻而呼曰、家珍

客，而書此花本之
能不感慨系之者
足矣。奈何。余之
身於臥病中，燈
而見寒草，忽
然於九丘，乘
其已朽，始知折足
然亦奇矣。

蘭蘭續

李太白謫生若愛
顏伯李曰之速報
蓋慙能傷人，樂
之公理也。余春
所以日沉迷於
知陋，而竊效李
客有問於余曰：子
余曰：吾儕既
之之智識，以代
之之類二言，以
文化互助的精神也。

記
自序

情幾何二語、而自知矣。

千古第一人者，試問聲名較小者，非剛而不柔耶、而獨嬌小蘭。是不足與語風雅事之。近日小蘭與小香、香蘭習二本長沙、香先熟、已於前日（）

品最無花之句
暢談間、忽有
吁曰、嬌更折
驚、遽如夢醒
驚、欲淚未淚
奴奴所觸、觸
復舊觀、則一
更、即此花也

（金瓶）

若貴銀小蘭

將亦日衆、茲者海
起蘭社、此輩之歌
之勢、則余之題
也哉、

且余尤有資者、年
與梨園中人相周旋
上海女鼓書、可
鍾姑娘之大製國王
南上是也、梨園中
究稱、彼輩之許可
、是小蘭之藝、安
而自知矣。

或謂小蘭之音剛而
者、試問聲名較小
、非剛而不柔耶、
而獨嬌小蘭。是
不足與語風雅事之
近日小蘭與小香、
香蘭習二本長沙、
香先熟、已於前日（

上諸父豪、敬
書、遂有一日千
兩、是豈勝鄉
涉足歌場、時
曾聞諸輩豪言
萬二大魁首、即
金小閣之大數
八、於戲書來有
然然另有價値
名例、可不待言
玉柔、遂以為病
困更大之黑姑娘
曲曲者不非黑姑
蓋有私見存焉、
談鼓也

同時各習新曲、
初一、開始演唱
包、

本
社
名
義
編
織
雲
雲
步
步
君
張
張
井
特
約
成
威
牛
牛
業
此
佈

稿
例
投
登

意
中

[illegible]